

藏传佛教密宗部造像艺术研究

刘峻

(西安文理学院 艺术设计系 陕西 西安 710065)

摘要:藏传佛教的密宗造像艺术以其独特的造像风格和艺术魅力在中国美术史及中国民间美术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通过对藏传佛教密宗部造像艺术的系统、深入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它是在保留了古印度、喀什米尔、尼泊尔风格深刻影响的基础上与藏民族自身文化相互融合,最终形成民族美术样式。

关键词:藏传佛教;密宗;造像艺术

中图分类号:J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77X(2012)01-0035-03

“密宗”是大乘佛教的一个支派,为印度后期佛教的主流。这一系的佛教,因不许公开传授且充满神秘内容的特征,因而又被称为“密教”。西藏的密宗源于公元8世纪的印度密宗大师莲花生,在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后,现在可分为格鲁、宁玛、噶举、萨迦等派别,这些派别在修行实践中都主张“即事而真”,提倡以佛陀、菩萨、祖师、护法等为“本尊”做相应的修行而达到与佛教哲理的相契合,而这一旨趣正是影响藏传佛教密宗造像艺术题材众多、造型各异的根本原因。据记载,清乾隆时宫廷“造办处”曾按照藏密“六品”(事部、行部、瑜伽部、父续、母续、无二续)的分类要求,为皇宫内苑多处佛堂分别铸造了数以千计的密宗佛像,而且佛像种类、名称都不重复。^[1](P68-69)]一般常见的种类大约为300至500种。下面笔者将藏传佛教密宗部造像初步归纳为五大类,并对各类造像的艺术形象特征分别进行介绍。

一、具有写实意义的各教派上师像

“上师”是藏传佛教尊奉的有杰出成就的高僧,也被称为“喇嘛”。藏传佛教认为上师与诸佛菩萨智慧融通,能为学佛之人授法与印证,由此而形成了以密宗为主的藏传佛教上师崇拜现象。

历史上,藏传佛教崇奉的上师很多,有显教的,

有密教的;有在家身份的,有出家身份的;有不同教派、不同法系的。有些上师是多个教派共同尊奉的,如莲花生,而大多数上师则由某一教派单独奉祀,如萨迦班智达、噶玛拔希、宗喀巴、多罗那他等分别为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和觉囊派崇奉的上师。上师像一般仿照其生前面貌塑造,虽然没有严格规定,但也要依据上师生前的相貌、宗教生活习俗和宗教功用来进行塑造,这样就使得不同教派的上师像具有自己的形象特征和标志。如在服饰上,印度上师像一般都是着袒右肩袈裟,保持释迦牟尼佛在世时的风貌;而西藏上师像一般都是内穿无袖坎肩、外着袈裟的形式或头部盘发、披发,挂璎珞,戴耳环,佩钏镯,极富装饰性;其中头饰作为不同教派的标志,表现得尤为普遍和突出。如印度显宗上师都戴尖顶班智达帽,而密宗祖师都盘发或披发;密宗宁玛派上师戴红色莲花帽,或盘发和披发;萨迦派上师戴俄尔帽或圆顶有耳的风帽。噶举派上师造像大都戴有金边黑帽,因此俗称“黑帽派”。格鲁派上师像的头饰较好辨识,一般都是戴黄色桃形尖帽。上师造像除了带有共同、普遍的特征外,也有显示各自宗教功用的艺术特征,这就是他们的手印和执物。但是,由于祖师像手印变化少,所执法物不多,所以辨识起来较为困难。

收稿日期:2011-11-13

基金项目:西安市社科规划项目:西安庙会文化创意文化产业设计研究(11wl32)

作者简介:刘峻(1973—),男,陕西汉中,西安文理学院艺术设计系助教。研究方向:油画基础教学与民间美术。

二、威猛的男性本尊造像

“本尊”是指藏传佛教密宗在修法过程中尊奉的重要神祇。这些神祇体系里既有男性也有女性。具有代表性的男性“本尊”有大威德金刚、胜乐金刚、密集金刚、喜金刚、时轮金刚、马头金刚、普巴金刚、大轮金刚等。这些本尊分别代表着不同教派的最高宗教理论和秘密修持方法，所以它们的艺术形象也因此复杂多变。造型上有单身、双身和多面多手等样式；面相上有寂静、忿怒和寂忿兼具，每种造像在颜色上也有复杂的规定。如普巴金刚的艺术形象就有多种，其形象身呈蓝色，有三个头，四条腿，六只手，戴骷髅冠，头顶奔腾着火焰。三张脸分别是红、蓝、白三色。每张脸上有三只眼，面目凶恶，龇牙咧嘴，中间两手拥抱明妃，另外两手捧一个金刚槌（密宗法器）。其余四手伸向两侧，分别执金刚杵和三叉戟。身后有鸟形翅膀。右边两腿弓，左边两腿伸，足下各踩一裸体人。^{[2] (P15)} 值得思考的是，这些艺术作品并不是以追求凶忿、复杂的形式为目的，而在于刻画出这些复杂的造型内容所代表的宗教义理和修持方法。基于这一特点，密宗本尊造像作品也就成为藏传佛教密宗造像艺术中最具象征意义的题材和艺术形式。

顺便提一下，由于密宗本尊造像大多为佛父与明妃双身拥抱的形式，因此自古以来被很多不了解其含义的人士误认为是一种有悖于传统伦理道德的淫乐形式。其实，这种造像方式代表的是密宗修行的最高层次，其目的在于斩断情欲与贪爱，获得身心的清净，达到即身成佛的目标。

三、美妙的女性本尊造像

女性本尊通常被称为“佛母”或“明妃”，是藏传佛教密宗修行所依的另一类重要本尊。与男性本尊造像一样，也是密宗思想高度拟人化的艺术体现。工布查布译《佛说造像量度经续补》解释说：“佛母像，五行之真性，为五部佛母（亦谓明妃）或有佛菩萨被大慈力，以就世间之通情（众生通情，唯母恩重且周）特化女相者。或善信女人、女神发弘誓，行大乘愿满成道者，俱通称佛母。”接着，又明确规定了佛母造像的制作要求：“其像作十六岁童女相。乳瓶广八指，周三倍。胎偶则凸高分四指，坚实不倾，乳尖珠高阔各一指。双瓶中间横二指，发作半攒，崇六指，向后倾之。余发下垂，而梢过手肘，面形如芝麻（或作卵形），目纵三指，广半指，似优波罗华瓣形。臂梢、胫梢、指尖、腰之极细处，俱比他像稍细，

而肩顶亦作低二指。下身之广阔分，比本制诸像稍加宽厚，衣服庄严同菩萨像，而总用正大窈窕之相方可”。^{[3] (P13)} 在藏传佛教中被称为佛母的女性神祇有很多，常见的有绿度母、白度母、佛顶尊胜母、大白伞盖母、作明母、妙音母、狮面母等等。这些佛母像除具有共同的女性特征外，也各有显示其自身宗教含义的特殊造型姿态和标识。其中，绿度母和白度母是最常见的两尊佛母造像，这两尊造像的装束和手印比较相近，区别是：绿度母造型为一面两臂，深绿色，头戴五佛宝冠，身配各种珠宝，着各色天衣，下身着裙以示庄严，舒坐于莲花月轮上，右足呈踏状，足下有一莲花，左足卷屈，右手向外置放于右膝上，作施原印，持乌巴拉花。白度母双腿金刚跏趺座式，两脚心、两手心和前额上各有一只眼睛，加上本有的双眼，全身共有七只眼。左手当胸以无畏印捻乌巴拉花，花茎曲蔓至耳际。

四、狰狞恐怖的空行、护法造像

“空行”是藏传佛教中特殊的神祇，在性别上分为男、女两种，男性称为勇父，女性称为勇母。空行的艺术形象非常奇特，多为单腿站立，脚下踩着仰卧外道凶神，头戴骷髅冠，腰间围有兽皮，手执嘎巴拉碗、钺刀、卡张嘎等法器，常见的空行造像多为女性形象，如狮面空行母、卡雀空行母等。“护法神”也是藏传佛教密宗体系中数量庞大的一类神祇。从历史来源上讲，有的源于印度婆罗门教和印度教；有的源于西藏苯教和民间信仰；还有的源于蒙古和汉地的民间神道信仰等。护法神的形象在藏传佛教各类造像中也最为复杂，大体上可以分为“善相”和“恶相”两类。善相护法神多为美丽的女性形象，造型也较为简单，一般是一面二臂再搭配以饰物、法器的坐姿形式，如妙音天女等。“恶相”护法神有男有女，形象丰富多变，除过三目圆睁、鼻梁低平、张口吐舌等特点外，通常还有如多面多手的不同造型样式，坐立飞舞等不同姿态，红黄蓝白等不同色相，猪狗牛羊狮等不同坐骑，神秘的手印、法器、衣饰等等复杂变化，如吉祥天母、杰钦修丹、降阎魔尊、玛哈嘎拉等护法神的造像。由于护法神的数量众多，所以其造型样式的变化也没有固定规律可循，这就为造像作者发挥想象力、展现个人艺术才能提供了方便。

五、博大精深的曼荼罗艺术

“曼荼罗”是梵语 Mandala 的音译，原是印度密宗僧侣在修法时为防止敌对势力的侵扰，或抵御邪魔而在密修之处建造的方形与圆形的土台，也有人

说来源于中国道教的“式盘”。仪式进行时,为了邀请诸佛降临作证,遂在台上绘刻形象或印符,后来逐渐演变成独立的绘画、雕塑和造像组合等形式,大体可分为大曼荼罗、三昧耶曼荼罗、法曼荼罗和羯摩曼荼罗等四种。大曼荼罗用青、黄、红、黑、白五种颜色分别代表地、水、火、风、空等五大本原物质,并在相应区域绘出诸佛、菩萨形象,以表示他们前来聚集之义,亦称“尊者曼荼罗”。三昧耶曼荼罗不表现诸佛形貌,仅描绘其佛、菩萨所持的宝珠、金刚杵、刀剑、法轮、莲花、“器械”、“印契”等道具和手印手式,用这些法器组成图案来象征佛、菩萨的尊像。法曼荼罗亦称种子曼荼罗,即不绘出佛的形象,也不绘所持器械,而是以“种子字”表示诸尊,即将其诸尊梵文名称的首字字母写出,以象征佛、菩萨、护法。修行者按照其字母即可观想出佛的尊像,所以法曼荼罗是文字曼荼罗,是“种子字”曼荼罗。例如以梵文“阿”表示大日如来,密宗最高尊神阿弥陀佛首字字母用梵文表示,就是此意,这种曼荼罗的图解性更强。^[4] 揭磨曼荼罗是三维立体曼荼罗,融汇绘画、雕塑等创作手法,来表现诸尊各种动作威仪和形象的组合,一般用青铜、木头或香泥制作。总之,曼荼罗艺术总体上给人以神秘奇特、不可思议的直观,但拼图布局的繁密精巧、勾勒设色的高度提炼、深邃隐晦的象征哲理、小中见大的宏观气势则令人惊叹不已。例如它将圆形、方形、三角形等各种几何形体交织组合;直线、曲线纵横巧布,于均衡中求变化,静止中见流动;图案纹样刻画精细入微,繁简疏密布局巧妙,构成了曼荼罗千变万化、鬼斧神工的视觉效果。^[4]

如萨迦南寺绘于萨迦王朝时期所建之萨迦南寺二楼回廊的“曼荼罗”图,以一幅幅巨大的圆形画面,凭借各种几何形相互对比、碰撞,并搭以红、黄、蓝三色,使画面华丽辉煌,气势恢宏磅礴、浑然一体。同时又在传统的线描中结合了用金技巧,使画面处于爆发与沉寂、统一与分裂的震撼力之中,成为藏传佛教密宗美术中成就最高的作品。

综上所述,藏传佛教密宗造像艺术种类虽然多样,但不同类型的造像既有共同的特征,又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情趣,而且还包涵着独特的宗教文化特征。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西藏历史上的艺术家多数为僧人身份。这种身份使得他们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能够用心去发展自己的艺术构想。这其中,对宗教的虔诚与对人生的独特体验便是有效保证其艺术构想能够完美展现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 [1] 赵嫫. 大连图书馆藏清代内务府档案[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10.
- [2] 秦忠, 熊更生. 佛教图像集[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1.
- [3] 工布查布. 造像度量经[M]. 南京: 金陵刻经处, 2000.
- [4] 康·格桑益希. 天人合一的藏传佛教密宗曼荼罗艺术[J]. 西藏研究, 2004(1).

[责任编辑 石晓博]

The Artistic Study of the Tibetan Buddhist Tantra Sculpture

LIU Jun

(Dept. of Art and Design, Xi'an University of Arts & Science, Xi'an 710065, China)

Abstract: By its unique style and artistic charm, the Tibetan Buddhist tantra sculpture has an important seat in Chinese fine art historiography and Chinese folk art history. Through a systemic and in-depth study, it is found that the Tibetan Buddhist tantric statues, on the one hand have been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the style of ancient India, the Kashmir, Nepal, and on the other hand, are merged with their own Tibetan culture.

Key words: Tibetan Buddhist; tantra; sculpture